

工
房
琉
璃

杨惠姗、张毅与琉璃工房

今生相随

符芝瑛
著

新世界出版社

今生相随

符芝瑛 著

杨惠姗、张毅与琉璃工房



新世界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1999-18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相随:杨惠姗、张毅与琉璃工房/符芝瑛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1999.7

ISBN 7-80005-508-6

I. 今… II. 符…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7296 号

© 1999 年杨惠姗、符芝瑛

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今生相随——杨惠姗、张毅与琉璃工房

作 者/符芝瑛

责任编辑/杨 彬 邵 东

封面设计/老绑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68326644 转 2569(总编室)

(010)68994118(发行部)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北京兴谷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大 32 开 850×1168 毫米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0.125 彩插 32 页

印 数/20000-30000 册

版 次/2000 年 7 月第 2 版 200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508-6/G·202

定 价/24.8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琉 璃

余秋雨

一条用黑色的木板砌成的长长甬道，里里外外全是竹子，杨惠姗女士和张毅先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和我见面，我一走进去就觉得飘飘浮浮，神秘得不知身在何处。

他们慢悠悠地告诉我有关琉璃世界的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点不可思议，终于说到，有一次，他们得到一件汉代琉璃，小心翼翼地拂拭掉蒙封千年的泥垢，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端详，突然，轻轻的咯哒一声，它断裂了。“为什么两千多年都安然无恙，偏偏就在这一刻断裂呢？”他们问得若有所思。

我说，它已等得太久太久，两千多年都在等待两个能够真正懂得它的人出现，然后死在他们手上，死得粉身碎骨。

我这么说，并非幽默。琉璃当然是有生命的，要不然为什么会吸引两位艺术家耗费自己的整个生命去悉心侍候？既然有生命，就必然等待知音、准备死亡，死亡在知音面前。科学家也许会说，它的破碎是因为出现了

共振，那么，共振来自何方？来自两位艺术家急剧的心跳、紧张的呼吸，而这，正是知音的征兆。

在我们作这番谈话的时候，我的司机神情木然，一直定睛看着杨惠姗，最后忍不住悄悄地问我：“这位女士怎么这样眼熟？”我轻声回答：“整个亚洲都认识她，主演过一百多部电影，金马奖影后，亚太影展影后。”他吃惊了：“真是杨惠姗？”我平静地点头。

杨惠姗刻骨铭心地演尽了人世百态，突然受到另一个世界的感召，她向亿万双期待着她的眼睛挥挥手，飘然远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一点别的东西。终于，她发现了琉璃世界的灵光闪烁。

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她早已习惯于用自己的身体当作创造的材质，但是，人类的身体是这个世界的最高材质吗？未必。为什么上天让她又看到了另一种材质，可以吸纳华彩却又纯净透明，可以美艳惊世却又霎时自灭，可以化身万象却又亘古安静？这比用人体表演人体，更空灵、更高贵、更诗化。

她在这种材质前站定，不会言动。她对张毅先生说，你坐一会儿，喝杯咖啡，我还要看。张毅先生说，好，你看吧。他知道，那儿要发生大事情。

既然看到，就放不下了。她远涉重洋，多方拜师，尽倾资财，遍尝磨难，只想用自己的手去触摸、去塑造、去

捧持。一度，她身边堆满了烧坏了的废品，废品由财富转换而来，财富由生命转换而来，种种转换全成了废品，种种废品连成了废墟。

在失败得毫无希望的废墟上，她不茶不饭，静守静思，决不离去，直到奇迹终于出现。青烟散去，炉门打开，慢慢冷却，细细逼视，哦，成了。她的作品很快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极大注意，这没有使她过于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她听一位日本学者随意提起：这种工艺在中国汉代之前就已经成熟。真的吗？杨惠姗急速转过身来，迷惑地眺望起遥远的黄河流域。

原来还以为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呢，居然在异国他乡拾到了一部依稀的家谱，找到了自己远年血缘的印证。这就终于理解，为什么自己会毫无理由地对琉璃世界如痴如狂？为什么以前毫无雕塑经历和冶炼经历只凭自己的摸索便取得奇巧配方？也许是接收到了几千年前发出的秘密指令？几千年都是失传的荒原，荒原那边是影影绰绰不知名的伟大工匠，荒原这边是一个惊慌失措的当代女子。

两边的窑炉烈火熊熊，像两座隔着千山万水的烽火台，烽火台传递的信号却准确无误。其他多少座烽火台都与战争有关，惟有这两座不是，隔着三国的血腥、隋唐的搏斗、宋元明清的厮杀，却只有两缕最干净的轻烟，遥

相呼应。

此时的杨惠姗，已跻身数量极少的国际第一流琉璃工艺大师的行列，一次又一次轰动的展出，一浪又一浪如沸的佳评，杨惠姗神定气闲，只向主办者提出一个请求，把自己的作品放在边上，让出展览厅的中心部位，以最虔诚的方式将远处的烽火台——汉代的琉璃陈列其间。展览厅一时烘云托月，她把全部荣誉献给了祖先，只想与祖先共享一个名称：中国琉璃，然后相扶相持传播给今天的世界。

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佛教中，琉璃的地位非常特殊，那天杨惠姗突然读到《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时并没有太大吃惊，因为她觉得本来就该如此。经文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果然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

其实，任何一段历史都太粗糙、太混杂，都需要烧冶，烧冶历史的结晶，烧冶历史的琉璃，而历史的琉璃就是文明。

用火烧，更用心烧，于是，在历史变成琉璃的同时，生命也变成了琉璃。这两重窑变的成果，是人类真正的珍宝。于是，当冲天的烟雾飘散之后，有一双纤纤素手在仔细捡拾。

她无法删去历史和自身的坎坷和辛酸,只是深知既然经历了那么多,我的这一炉烧进了更多的历史灾难,理应用现代语言把它们升腾为更大的仁爱和慈悲。

金手指天,诸佛列位,宏愿庄严,杨惠姗的琉璃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奇瑰的精神仪式,很让国际同行震撼。这种纯净明澈的震撼,出现在熙熙攘攘的现代生活中,其力量早已远远超出案头摆设之外。

杨惠姗今后的计划如何?她不企盼明确的远景,只愿意在琉璃世界中专注修持,享受挫折,直至化作泥土,来肥沃历史和现实的荒原。张毅先生告诉我:“就在昨天,一宗大件出炉,一个小小的瑕疵,失败了,今天重新开炉,又要25天。”杨惠姗说:“在制作过程中只要听到一点极细的响声就会心跳,因为这是断裂的警报。琉璃都会断裂,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她的使命,便是创造美好,守候断裂。永远的创造,永远的守候,没有休止,就像那件汉代琉璃断裂在她的手上那样,她的作品也会在后代手上断裂,那么,想必也会有人手捧美丽的断片蓦然憬悟的吧!

路仍如此遥远

张 毅

1987年，琉璃工房成立，满脑子的 Pate - de - verre 和 daum。

Pate - de - verre，玻璃粉脱蜡铸造，19世纪在法国极风行的一种玻璃工艺。Daum 是至今硕果仅存使用 Patede - verre 的工作室。在 1987 年，已经有 167 年的历史。

琉璃工房成立之初，选定这种技法，希望创作中国自己的水晶玻璃——当然，因为是中国，所以岂止是水晶玻璃，应该叫“中国琉璃”。初学乍练，Daum，一时间，就成了崇拜的对象和假想敌。听说，有一对夫妇买下了 Daum 整个工作室，觉得很意外，是经营不善吗？写信给 Daum 问能不能付款买他们的 Know - How，无奈没人理。

意气风发起来，只好说，法国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当时和一个算是很有见识的朋友说起这个想法，朋友说：“人家法国人干了两百年了，你们半路出家就想

搞?法国人不就白混了!”

传承中国琉璃

从 1987 年起,将近三年半,7500 万元的负债,所有的房子抵押了不算,利息都快缴不出来。

炉子里烧出来的作品,只有绝望。

因为在日本展出几件勉强凑出来的作品,结果,听说,中国西汉就有这种技法。

一下子,话突然接不下去。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里的琉璃耳杯,距今至少二千一百年。

中国琉璃的说法,就在这时候,沉重起来。

1997 年 10 月,10 年了的琉璃工房,在巴黎,听说 Daum 被 SAGEM 兼并,预备大张旗鼓,重振雄风。有人介绍了和 Daum 和新 VP(副总裁)见面,十年前的过去种种兜头而来,一夜兴奋不能成眠。次日一见,发现是位财务出身的 VP,泛泛地谈着,对琉璃工房了若指掌。突然,话又接不下去了。

滚滚烟尘

这样无言以对的感觉,让我们经常没有意愿看这过去的种种。

看什么?不过是滚滚烟尘。

然而,这是自己的想法。

比较起来,天下文化规规矩矩的诚意和正经,从高希均先生、王力行女士,一直到符芝瑛女士的认真,让我们觉得惭愧。符芝瑛为了这本书,跟着琉璃工房到伦敦维多利亚伯特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上海华山医院——因为,张毅心肌梗塞住院。

我们必须承认,因为参与这本书的每个朋友的鼓励,让我觉得这 11 年来不太寂寞,也聊有价值。对各位的关心,琉璃工房深深鞠躬。

然而,面对这本书,请容我们说:哀矜莫喜。因为,走过的路,已经过去;而要走的路,如此遥远。

注: Daum 成立于 1870 年法国 Nancy, 创始人 Jean Daum 从制作实用玻璃起家。1885 年去世后, 其子 August 及 Antonin 继承, 将 Daum 带往艺术琉璃创作方向。1906 年, 以研发源自于古埃及的“玻璃粉脱蜡铸造”

技术，创作出色彩丰富变化及细微雕塑表现的琉璃作品，使企业走向高峰，成为新艺术时期 (Art Nouveau) 最重要的琉璃艺术工作室代表之一。历经百余年来岁月屹立不摇，是 19 世纪末新艺术琉璃中，目前唯一仅存的脱蜡铸造工作室。

告白

符芝瑛

我承认,当年从出版社主编到作家,实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也承认,对于写书这件事,一直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去年冬天,老东家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想出版一本有关琉璃工房的书,征召退除役官兵助阵,我本来打算精神加盟就好(鼓励他们出版),至于行动嘛!恕我不归队了(应该另请比我厉害的作者)。一则因为写上一本书呕心沥血的伤口还没结疤;二则因为对这个题材几乎完全无知,不敢胡乱承担。

先打趟太极拳,能推尽量推。

“谢谢抬爱,但你也知道,他们在台湾,我住上海,将来恐怕联络、采访都不方便。”

“如果这是你惟一的理由,不用担心,琉璃工房正在上海设厂,就是希望找一个能在上海工作的作家。张毅、杨惠姗半个月后到上海,你们先见个面吧!”

× × × ×

我承认，有机会帮影后、导演、艺术家写书，颇能满足虚荣心。

我也承认，第一次见面，就已经被他们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随着工作进展，张毅、杨惠姗、许多工房伙伴，用最自然的方式，诚恳地将生命的喜怒哀乐，向一个陌生人完全敞开。我隐隐忐忑、半封闭的心灵，也幽微地、情不自禁地颤动、投入。

当一名好奇的跟屁虫

我承认，自己不是才气纵横的天生好手。

我也承认，深怕砸了畅销书作家的虚名。

如同当年写《传灯》，我必须从零开始学习。那一套老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再度派上用场。

琉璃工房企划部首先遭到“骚扰”。搜刮到的成果包括：展览、获奖、收藏、活动、演讲、销售、剪报等档案十几公分高；旁及录音带、录影带、幻灯片等。

其次以书本为师。地毯式搜罗有关工艺美术、国际玻璃史、中国古琉璃等相关书籍，或买或借，在最短时间之内生吞活剥。

同时打通关系，钻进报社资料室，从一摞摞黄脆的新闻片段中，爬梳岁月轨迹。

更紧凑的功课还有：参观制作流程；了解经营运作；研究各时期作品；旁听会员大会；解读作品说明；参与展前陈设；感受展出实况；出席记者会等。

穿插进行的是采访工作。第一手采访张毅、杨惠姗共 13 次，每次平均 3 小时。侧访工房伙伴、朋友、家人、媒体记者、艺术界人士、学者、市场专家、顾客……近 20 人，共累积录音带 38 卷，每卷 90 分钟。

另外，模仿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是希望除了用耳听之外，还能用眼看、用心体会。为了尽量贴近真实，我要求他们不必费心接待，也无须特别安排。“自然就是美”嘛！地点涵盖上海、台北、伦敦、香港、北京，相处时间短则 3 天，长至 10 日。他们专注于工作，我也有很大收获。比起正襟危坐的访谈，不时随机碰撞出的话题，反而更加丰富精采。张毅、杨惠姗难免必须向人介绍我是谁、来做什么，常开玩笑说已被我列入“研究、观察”名单，如果曾经带来不方便，在此谢谢他们包容我这个好奇的“跟屁虫”。

下个、下下个十年

我承认，面对本身有一支生花妙笔的张毅，难免心虚，惟恐通不过法眼。

我也承认，琉璃工房上上下下期盼殷切，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惟恐让大家失望。

然而，钟敲响了，总要交卷。

10个月，孕育了一个小婴儿，正好瓜熟蒂落。

10个月，完成这样一本书，似乎有点早产。

好在，正值人生壮年的张毅、杨惠姗还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好在，矢志永续经营的琉璃工房，还有下个、下下个10年。

暗许心愿，有朝一日因缘和合，再拾秃笔补缺弥憾。

× × × ×

感谢王秀娟、彭慧雯小姐鼎力协助。

感谢张毅妈妈提供珍贵照片（包括张毅一岁时的三张全露的那一张，可惜碍于尺度，无法收入本书）。

祝福所有真心、真心的朋友！



今生相随

——杨惠姗、张毅与琉璃工房

目 录

琉璃

余秋雨

路仍如此遥远

张 毅

告白

符芝瑛

第一部

执子之手

第一章 比翼的天使 2

第二章 夜空交汇的星 20

第三章 繁华落尽见真纯 54

第二部

因为相信

第四章 七个傻瓜开步走 78

第五章 学习,从零开始 102

第六章 “另类”创业故事 130